

西部乡野丛书

名人佳作

初夏

陈忠实

陕西人民出版社

初 夏

陈忠实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孔 明

封面设计:曹 刚

封面题字:陈忠实

CHU XIA

初 夏

陈忠实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市临潼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9.5 印张 110 千字

1994 年 11 月第 1 版 199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ISBN 7-224-03187-9/I·847

定价 9.80 元

第一章

冯家滩第三生产队副队长兼砖场场长冯德宽，夜晚宿住在油毛毡搭顶的制砖机房里。知更鸟尖锐响亮的叫声把他吵醒了，跳下用架子车搭成的床铺，他便提着裤子走出机房。被引来和泥制坯的泉水，从砖场背后的坡沟间流下来，一夜之间，水池里便聚起了满满一汪清水。德宽撩起水，洗着手脸，然后站起身，从腰间扯开缠着的蓝色布带，一边擦拭着手脸和脖颈，一边眺望着小河川道里初夏黎明时分十分迷人的景致。

秦岭东山群峰的巅顶，清晰地映现在蓝色的天幕上，夜的帷帐正从那里徐徐消退。稀

稀落落的星星暗淡无光。乳白色的水雾，在已经吐穗扬花的麦田里浮游。沿着河堤和灌渠排列着的高大的白杨林带，在清凉的晨风中发出呼吸一般轻微的吟唱。知更鸟儿吵闹不休，追逐嬉戏。坐落在黄土塬下、小河岸边的冯家滩，一座座被榆树、槐树和椿树庞大的树冠笼罩着的庄稼院，开始从夜的沉寂中苏醒过来。

河川的姿容是这样的优雅，空气是如此的清新湿润，使一切雄心勃勃的人脚步儿更觉轻快，也会使一切备受艰辛磨难的人顿然充满希望，感奋起来。

德宽使劲擦拭着结实的胳膊和粗壮的脖颈，胖胖的脸颊被搓擦得变红了，突出的前额闪闪发亮。他把蓝布带子重新结扎在腰里，就朝坡根下走去——他要找的负责烧火的郭师傅住在窑洞里。

去年腊月，他和马驹、牛娃，组成了冯家滩第三生产队的队委会，雄心勃勃地要干

一番事业了。他兼任砖场场长，砌窑，安装砖机，制坯……跑了多少路，费了多少唾沫儿，受了多少白眼，遭遇了多少难场，现在都没有计较的必要罗。无论如何，砖窑砌起来了，砖机运转起来了，光滑油亮的砖坯流水一般从砖机里推出来了。装窑了，点火了，一柱滚滚浓烟，在冯家滩村东的塬坡下腾起，惹得邻近村庄里的庄稼人仰头观看……今天终于要揭窑亮宝了。

德宽从垒满砖坯的场地上走过去，心里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和暗暗的担忧。他巴望一打开窑门，就看到一片红红亮亮的新砖；要是烧出一窑半生不熟的夹生货，会使人多么扫兴——新砌的砖窑烧第一窑砖，是常常会烧出不理想的残次货的。

烧窑的郭师傅站在自己住的窑洞外的场地上。烟锅的火光在微明中一闪一亮，平静的咳嗽声，使德宽的心里顿然安稳了。这是他们掏一百二十元月薪聘请的河南人。合同

上明白地签订着这样一条：一级砖保证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否则按比例倒扣工资。他不操心行吗？

“郭师傅，今日开窑吧？”

“开。”

郭师傅简短、平静的回答显示着自信。他至今不知烧过多少窑新砖了，早已司空见惯，平平常常。可是对于冯家滩三队砖场场长冯德宽来说，却是第一次看见自己所负责的队办工场出第一窑产品，心里的兴头儿怎么也抑制不住。他仍然忍不住问：“成色不会赖吧？”郭师傅鼻腔里发出两声轻淡的笑声，仰起头看着东山顶上出现的淡红的霞光，不屑于回答了。德宽反倒笑了，心里更觉踏实了。

这当儿，一帮一伙男女青年从村口通砖场的大路上走来，围住德宽，乱哄哄地嚷嚷说，在县饮食公司当经理的冯安国，今天给小儿子娶媳妇，邀请他们去帮忙，去助兴，不去要伤乡党情谊哩……

德宽记起来，冯安国的儿子昨天后晌亲自跑到砖场来，邀请他今天去参加婚礼。他只是牵挂着那一窑新砖成色的好坏，把这样的喜庆大事忘记了。

“咱们今天开窑呀！”他说。

“迟开一天怕啥！”一片呼声。

砖场场长为难了。开窑推迟一天，整个生产计划就可能受到影响：麦子眨眼就要黄了，而五月的关中，常常是阴雨绵绵，能保证赶搭镰割麦之前，把第二窑砖坯装好，点起火来？可是，乡党情谊也要紧呀！甭说像冯安国这样有头脸的人物，即使是冯家滩很不起眼的庄稼人给儿子操办婚事，也得热情相帮——人一生能办几回婚丧大事呢？面对年轻人期待的眼光，中年汉子冯德宽，略筹思之后，胡子拉碴的四方脸上，显出温和而又宽厚的笑容，对他的工人们说：“应该去，真个。只是老冯家用不了这么多人去帮忙，是不是去几个人代表一下大家的心意，剩下的

人……开窑……”

年轻人不吭声了，你看看我，我瞅瞅你。那是不满意的明显表现，却不公开顶撞领导者的话。德宽心里一动，整个春天里，这一班年轻人，在他带领下，和泥，制坯，装窑，确实把力出了，把苦吃了；借着冯安国给儿子结婚的机会，让他们畅快地歇息一天，到冯安国家去凑热闹，甬窝了小伙子们的兴致，也甬使冯安国疑心他给他难看，乡党情分不敢马虎。他想把手一挥，喊一声“放假！”这时候，分工负责农业生产的副队长牛娃，已经走来了。

牛娃脸上是一派奇怪的神情，大声宣扬说：“哈呀！冯经理大人给娃子完婚，好大的派势！冯家滩一百五十多户人，人家不管谁家行不行份子礼，挨家挨户一齐请。羞得好多没钱行礼的人失急慌忙借钱哩……”牛娃说得兴起，在德宽的肩膀上砸了一拳，扬起粗大的手掌比划着，“德宽哥，人家准备待八

十席客，光猪肉买下一百五十斤……”

牛娃的口气和语意间流露出的嫉妒和不满，太明显了。德宽怕他说出更难听的话来，就说乡党情谊怕还是要照顾的，他想给工人放一天假，马驹队长不在家，逢事他俩得多商量。

“放放放！放假！我那儿的棉花移苗也停了。”牛娃反而声音更大，带着一股气，长胳膊一挥，嘻嘻哈哈对周围的年轻人说：“走吧！到冯大人家过生日去！人家从县城饭店带回来高级厨师，油水厚哇……”

德宽让年轻人去了。看看脸上仍然呈现着嘲弄神色的牛娃，他把话岔开了：“咱们马驹不知……”

“他妈的！官大了，家发了，荣耀祖先哩！”牛娃反倒毫不掩饰地骂起来，“害得咱们砖场不得开窑，农活也停了。”

德宽宽厚地笑笑。牛娃二十五岁了，仍然是光棍一条，看见人家娶媳妇，心里难受

哩。其实冯安国一家从来也没惹过他，更没伤害过他。冯安国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先后在城里参加了工作，每一次，都要招来牛娃的嘲骂。他嫉妒，他愤恨，他猴急干叫唤罢了，冯安国照样当县饮食公司的经理……德宽有意谈起砖场的令人鼓舞的情况，好使牛娃回到自己应当关心的事情上来。果然，牛娃渐渐安静下来，兴致很高地猜想估摸着，马驹现在该进山了？到了种牛养殖场了吗？他可是鸡啼时分就从家里动身的……

“甭操心。马驹办事稳当着哩！”德宽说，“先前说妥了的事，不会出麻达。你倒是应该把草料准备好，顶好割些青草……”

天已大亮，东山群峰燃烧在火一样红的朝霞里，轮廓反倒模糊了。两位副队长的心思，一下子飘到陌生的秦岭山里去了。按照已经交涉好的协议，种牛繁育场同意把冯家滩三队作为优良的秦川牛繁育点，今天他们的队长马驹去赶种牛回来。

“德宽哥，牛娃哥，”冯安国的大儿子什么时候来了，站在跟前，满面笑容地邀请他三队两位副队长，“俺爸叫我来请你俩……”

“噢……好好……”德宽诚恳地笑着，盯着这位已经在县城工作、结婚而且有了孩子的青年，客气地说，“你先回，我随后就来。”

“大家都去了，就差你俩……”

“俺俩去一个——德宽去！”牛娃扬起头，像分派什么工作任务似地说，“我还有事哩！”再不容别人分辩，他扯开长腿就走了，这个拗家伙！

“好。我马上来。”由于牛娃生硬地拒绝，走掉，德宽变得更加真诚，以便使邀请他的人不感到难堪，“我去给郭师傅招呼一下。”

冯安国的大儿子匆匆地朝村子里走去，因为牛娃的不友好而显现在脸上的尴尬神色瞬即消失了。德宽心里也舒展了。他的心性跟他的名字完全一致——德行宽厚。他和媳妇兰兰过着自家的日月，穷虽穷到了当响，却

不像牛娃那样嫉妒任何比他宽裕的人家。冯安国的三个儿女一个一个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渠道进城参加了工作，每一次都在冯家滩村里引起一阵又是眼红又是忌恨的声浪，而冯德宽脸上却安之若素。他想，自己没饭吃，不必仇恨人家手里端着碗嘛！他虽然一年四季吃着无法计算营养成分的粗食淡饭，胃口却很好，饭量惊人，身体十分壮实，脸膛胖乎乎的，浓密的串脸胡须也遮掩不住赤红的脸颊，眼睛里永远是平静踏实的神色。

在就任三队副队长兼砖场场长之前的十余年里，他是三队的磨坊主人，一年四季扑一身细茸的面粉，给这家那家加工粗粮和细粮。这个容易引起纷争的磨坊，自他当家以后，常常伴着嘎嘎轧轧的机器的响声传出嘻嘻哈哈的女人的笑声。他能教那些歪鼻斜眼的麻迷婆娘喜笑颜开地背上面袋走出磨坊，再把又一位扛着麦子的家庭主妇迎接进来。大家都觉得他人好心好脾气好，却不大注意

他还有更高的能耐，而当马驹把他安排到新开办的砖场当场长以后，他的本领大放光彩了。旁的不说，单是那一帮小伙子，那是连大队的干部们也觉得头疼的人物，在他手下，一个个却全都成了砖场里的干将。这一点就令冯家滩人人佩服。

他要到冯安国家帮忙、助兴去了。当他走上沟泉上的小土桥的时候，心里不禁油然而生出一股怨气来。冯经理呀冯经理，你鼓捣三个儿女参加了工作，乡党们背地里骂你哩！你给儿子办婚事，这样大操大办，是想捂乡党的嘴呢，还是显示你的荣华富有呢？无论出于哪种意思，都不好哩……

第二章

冯家滩党支部书记冯景藩老汉今天成了全村起得顶迟的一个人。在屋脊上空追逐嬉戏的知更鸟儿的叫声，没有惊动沉沉鼾睡的老汉，村巷里两声响亮的汽车喇叭的鸣叫，却终于把老支书惊醒了。

老汉睁开眼，透过后墙上的木格窗户，看见后院里那株缀满红色花蕾的石榴树上，已经洒满初夏清晨明丽的阳光了；麻雀在残挂着枯黄榆钱的树枝间跳跃，吱吱喳喳吵闹不休。怎么睡到这个时候了呢！他急忙翻身坐起，穿上夹袄，突然觉得头晕，眼涩，四肢酸软，心里烦乱。这才想到，昨天晚上，翻

来覆去，辗转反侧，几乎整整一宿没有合眼，直到知更鸟儿在屋脊上空叫起来的时候——那是勤劳的庄稼人起床的时间，他才迷迷糊糊睡着了……

昨日后晌，冯家滩大队三个生产队的六槽牲畜中的最后两槽牛马，分给社员拉回自个家里饲养去了。塬坡和河川的全部旱地和水地，在此之前，也已按照人口和劳力分配给一家一户经营耕种了。土地和耕畜，作为冯家滩大队的集体经济的基础，现在分配完毕了。而当这一复杂、琐碎、麻缠的分配工作完毕以后，主持整个大队进行这项工作的党支书本人，反而有一种无法排解的失落感了……

景藩老汉不紧不慢地结着夹袄上的布纽扣，顺势靠在身后的墙上，不急于下炕了。现在，忙着起来做啥？一家一户种庄稼了，还要党支书操什么心呢？

昨日午饭后，第二生产队的男女社员，老

人娃娃，媳妇姑娘，不用打铃集合，也不要干部吼喊催促，一溜一串拥到二队饲养场上来了。队长简单宣布了牛马分配办法，就拿出早已制做停当的纸团，放在一只瓷碗里，让各家各户的男主人或女当家抓阄。一只只粗壮的庄稼汉的黑手，迫不及待地又是抖抖索索地伸到瓷碗里去了，随之就是一声愉悦的欢叫或是一声难受的吁叹。抓到“实阄”的人笑嘻嘻地按着号码到槽头牵出牲畜来；抓到“空阄”的人有的一拍大腿懊丧地走掉了，有的眼馋地去品评人家拉到手里的牛马。整个饲养场的小院和拴牲畜的场地上，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围着一头牛或一匹马，议论着价值的合理性儿，把主持这场分配的大队领导冷落到一边去了。

景藩老汉甘愿领受这种冷落。他在队长宣布了抓阄分配的办法之后，干巴巴地讲了几句注意事项，就远远地走到堆放青草的平场一边，蹲在铡草的铡墩上，咂着短管旱烟